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名夏◎ 著

友情、亲情、爱情，孰轻孰重？

自杀、仇杀、谋杀，谁是谁非？

法庭内，嫂为夫遗产与弟唇枪舌剑不相让；

法庭外，妹报姐夫仇与弟你恩我爱入洞房。

一桩平常案，一场生死战。

腐败与清廉，邪恶与正义，凶残与善良……

道不尽的人间稀奇事，

绘不完的社会世相图。

Da Fa Ting Da Fa Ting

大法庭



大法庭

杨名夏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法庭/杨名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54-2288-8

I.大…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227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邓 薇 常桥英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5 千字 印数:1—7000 册

I·1756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为了一己私利，他竟用毒草谋害了亲哥哥。

为了姐夫的冤屈，她竟与姐姐的仇人上床，甚至结为夫妻。

为了查明真相，他顶住各方压力，险遭美色勾引，还有人为制造的车祸。

为了得到真爱，她用智慧帮助恶人，用肉体博其欢心，最后却什么都未得到……

这是一部反腐倡廉的长篇力作。

小说通过永昌公司的发展史，将爱情、友情、亲情糅为一体，将法律规范、人格道德紧密纠葛，将正义与邪恶、清官与贪官犬牙交错，泼墨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世相图。

这里对男女恋爱、家庭婚姻、人性泯灭、声张正义等现实生活的描写，都极具时代气息。情节安排张弛有序，细节描绘生动逼真，人物刻画栩栩如生，特别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生存理念的表现，颇有新意。

相信你读完这部长篇小说，你一定会从内心发出一声惊呼：警惕呀！人们。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名真 著

宽容、审慎、坚韧、冷静和谦和
自信、独立、谋略、道德修养
法庭内，雄辩与诡辩的激烈不相让；
法庭外，铁窗铁镣与案件卷宗入狱所
一起平常事。一场生死战
原则与道德，智慧与正义，凶残与善良
道不平的人间破败事，
被不完的社会世相图

Da Fa Ting Da Fa Ting

大法庭



责任编辑：张正平

封面设计：贺凯

DA FA TING

DA FA TING

友情、亲情、爱情，孰轻孰重？

自杀、仇杀、谋杀，谁是谁非？

法庭内，嫂为夫遗产与弟唇枪舌剑不相让；

法庭外，妹报姐夫仇与弟你恩我爱入洞房。

一桩平常案，一场生死战。

腐败与清廉，邪恶与正义，凶残与善良……

道不尽的人间稀奇事，

绘不完的社会世相图

ISBN 7-5354-2288-8



9 787535 422880

I·1756 定价：19.80 元

第 一 章

莽莽群山，层峦叠嶂，一辆墨绿色本田轿车在大汾山盘山公路上缓缓地行驶着，车上只有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女的开车，她叫梅雨欣，男的叫周道吾，是德沙市永昌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他斜倚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他和妻子刚给已故的父母、祖辈挂青、扫墓。每年清明节，无论生意多忙，他都要回一趟老家。1997年的清明节也不例外，而且这次回家，他还有要事在身，他和他老弟周道录商量过，要在自己老家周家店乡投资办一个“好口福”饮料厂，并捐资助学建一所“永昌希望小学”。周道吾一直有一个心愿，自己富裕了，不能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要为家乡真心实意办几件实事。

车刚停稳在周家店乡政府大院，马书记、廖乡长等一帮干部早已迎了出来。马书记伸出双手，用力握着周道吾的手，热情地

招呼着：“欢迎周总光临！”他看了看梅雨欣，点了点头，算是与她打过招呼。

廖乡长接过周道吾手里的公文包说：“周主席辛苦了！”

“实在抱歉，让书记、乡长等了这么久，刚才路上堵了一会车。”周道吾朝马书记等人解释道。

“周总、周太太，请先到办公室稍事休息，等下在乡政府吃顿便饭。”党委宣传委员老王也热情地打着招呼，然后走在前面带路。

酒过三巡，双方要谈的事基本上有了一个意向性的意见，周道吾感觉有些胸闷、头晕，只想宴席早点结束，但看到马书记他们兴致都很高，又不好拂了大家的好意，只得硬撑着。

梅雨欣见状，便凑过去，悄悄地问他怎么了，周道吾轻声说道：“没什么，可能是一路颠簸，加之刚才又喝了一点酒，胃里有些不舒服，只想歇会儿。”

梅雨欣听了，起身，走到马书记身边耳语了几句，马书记赶紧放下筷子，站起身来：“周总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现在就谈到这里，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

周道吾不好意思地对在座的各位拱拱手：“扫了各位父母官的酒兴，实在不好意思，欢迎各位父母官到市里去做客。关于建厂和建校的事，我回去马上与周道录总经理通通气，让他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只希望日后还请各位父母官多多关照。”

周家店乡招待所的住宿条件虽然不太好，但专门设置了两套带卫生间、热水器的房子，供领导、重要客人来住宿的。周道吾夫妇住进了标为“002”号的房间，马书记、廖乡长等人将周道吾夫妇送进房间后，看到周道吾昏沉沉的样子，没有落座，说了一句“有事打个电话，我们会过来”后就都告辞了。

“雨欣，我感觉今天有点不对劲，身上好冷，但心里又发热、

发躁，头也昏昏沉沉，我先洗个澡，早点休息。”周道吾边脱衣服边说。

梅雨欣打开电视机，VCD广告正叫得欢，她转过头看了丈夫一眼，问道：“要不要找个医生来看看？”见他正揉着太阳穴没做声，也没再问，起身给丈夫找换洗衣服。待她从卫生间出来时，见液化气罐放在卫生间的门口，便边旋开液化气罐边嘟哝着：“怎么把液化气罐放在这儿呢。”接着，她又放水、点燃热水器，转背见丈夫已脱光了衣服，又说了一句：“你先洗，我去找马书记他们，叫一个医生来。”

“算了，可能伤了风，又喝了酒的缘故，洗个热水澡，睡上一觉就好了，别去麻烦他们了。”周道吾说完，看了妻子一眼，“你先看电视，我马上就好。”说着，钻进了卫生间。

梅雨欣有点忐忑不安地坐在一把藤椅上，电视里正上演着一出爱情戏，剧情很快将她带入角色之中，身为董事长太太的她，情感却很脆弱，常常边看电视边抹眼泪。

“雨欣，快去洗吧，我还没关水。”周道吾穿着一条内裤，手里胡乱抓着一件内衣走出卫生间，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低沉。他将内衣往身上一套，倒头就睡了。

爱情戏已进入尾声，结果也让人能猜出一个大概，梅雨欣伸了一个懒腰，见丈夫已休息，便不慌不忙脱衣，进入卫生间，从水龙头挤压出来的一线线流水喷洒在她光滑、圆润似玉的身体上时，她感到一阵莫名的亢奋、惬意充溢于心底，她一向对自己一米六八、曲线凹凸有致的身材感到满意，每次沐浴，她都要慢慢地揉搓，让自己陶醉于一种冥冥快意之中，在充分享受那种飘逸的快感之后，她才慢慢洗头。突然，她感到一阵阵头晕、胸闷向她袭来，以为是在热水里呆久了的缘故，就没有在意，只是加快了洗头的动作。等她感到胸闷加剧，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已“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她心里才恍然大悟，自己肯定是煤

气中毒。求生的本能支撑着她，她艰难地开门，爬出卫生间，并赤裸着身子朝门口爬去，当她爬到门口时，却再也没有力量支起身去扭开门锁了。

招待所服务员上厕所经过周道吾他们休息的房间时，看见腾腾雾气不停地从门缝里钻出来，水龙头喷洒的声音正哗哗作响。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就停了下来，拍着门，叫喊了两声：“周总！周总！”

房门紧闭，无人应答，不对呀，休息了也应该关水呀。难道出事了？服务员愈想愈怕，身上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她又猛拍了几下门，大声叫道：“周总！周总！”

房间里仍没有人应声。服务员急了，厕所也顾不得上了，忙跑到服务台去拿钥匙。

门开了，一股刺鼻的臭气伴着腾腾热气向她扑来，她忍不住“哇”地一声呕了一地。定眼一看，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俯卧在门边，一只手向前伸着，似乎想向前抓住什么。

“出事了！快来人啦！出事啦！”服务员吓得忘了怎么处理眼前的状况，连液化气罐也忘了关，一路狂奔下楼，边跑边语无伦次地大叫着。

马书记、廖乡长等人正在房里说话，预测着周道吾他们这次将在乡里投资多少款项，可以安排多少人就业等等。听到服务员的叫喊声，一齐跑出来，对着服务员喊道：“叫什么？究竟怎么啦！”

“马、马书记，快，周总、周总出事了！”等服务员结结巴巴说完这句话，马书记一行已冲向了楼梯口。

“是煤气中毒！”“好臭！”

“廖乡长，快打电话通知卫生院，让他们做好准备。”马书记边说边冲进房间，麻利地关紧液化气阀门，然后又关紧水龙头，众人也已手忙脚乱地打开所有门窗。一股清新的冷风立即吹进屋

里，驱走了满屋的蒸气，不知谁早已抓起一床被子盖在赤裸的梅雨欣身上。

马书记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周道吾夫妇送到卫生院。一阵忙乱之后，院长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双手一摊，对同样满头大汗的马书记、廖乡长说：“男的没救了，女的还有一线希望。”

马书记不停地抹着额上渗出来的汗珠，急急地问道：“真的没办法救周总了？”见院长点头，马书记仍不放过最后一线希望，“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救活他！”他心里却在直打鼓，千万莫出事呀，否则，怎么担当得起哟。

院长没有再说什么，接过一位护士递过来的一条毛巾，擦擦汗，又将毛巾递给护士，用无奈的目光看了马书记他们一眼，又急急地返回急救室，去做最后的努力，但他回天无术，周道吾早已死亡。

“马书记，我刚才向县公安局报了案，他们马上赶到，乡派出所的干警已保护好了现场。这事恐怕得让公安局插手才好了结。”廖乡长递了一支烟给马书记，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

“怎么搞的，怎么得了哟！”马书记点燃烟，对着廖乡长哭丧着脸。突然，他仿佛记起了什么，又问道，“你通知周总的老弟没有？”

“喏，一急，给忘了，我马上去通知。”说着，廖乡长从西服衣袋里摸出电话号码本，翻了几页，找到周道录的电话，掏出手提，拨了一连串号码……

望阳县公安局的领导和刑侦人员很快赶到周家店乡政府。

“道吾他怎么样了？”这是梅雨欣醒来后的第一句话。

医生安慰着她：“正在抢救，估计不会有事。”

梅雨欣听了医生的话，似乎松了口气。她不知道，周道吾的尸体已摆在另一间手术室接受公安局刑侦人员的检验。

“从尸体表象来看，死者系一氧化碳中毒。”一位侦技人员对穿着便服的刘副局长说着，又看了一眼站在刘副局长旁边的马书记，“但为了慎重，跟死者家属商量一下，看是否有必要进行解剖尸体检验。”

马书记对刘副局长说了一句：“刘局长，我去征求一下周总老弟的意见。”但他很快又折回来了，低声对刘副局长说，“刘局长，刚才廖乡长同周道录联系了，他正在路上，马上就到，他说了两条，一是不同意尸体解剖，他不愿意再把他大哥的尸体折腾来折腾去的；二是他要我们马上把他哥哥抬到乡政府去，出门时，他已联系车子，殡仪馆的车随后就赶来。”

“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刘副局长思考了一会后说，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对马书记说了一句，“等死者妻子醒过来后，再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慎重一些为好。”

“她刚刚清醒过来，现在就告诉她，合适吗？”马书记有些担忧地看着一口接一口抽烟的刘副局长。

“周道吾的死，不可能永远瞒着她，既然她现在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就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作主。”刘副局长说完，走到门旁边，将烟蒂丢入痰盂缸中，烟头接触水时发出“啞”的一声响。

脸色凝重的刘副局长和一脸忐忑不安的马书记来到梅雨欣的病房，刘副局长左手习惯性地捏成拳头，又放到嘴边，轻轻咳嗽了一下，才开口说话：“好些了？”

梅雨欣点点头。

“这是县公安局的刘局长。”马书记介绍道。

刘副局长将目光从梅雨欣身上移向马书记，再又移向梅雨欣，看着她那张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心里有点不忍，但他又不得不说，想了想说道：“刚才我们的侦技人员看了现场，又检验了你先生周道吾的……”说到这里，刘副局长将目光移开，

吞了一口口水，继续说道，“尸体！希望你节哀。”

梅雨欣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恸哭，她闻知这从天而降的噩耗后，紧紧地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泪水迅速浸漫出来，她拼命地咬着下嘴唇，不让声音哭出来。

刘副局长真想说：“哭吧，干脆哭出来还好受一些。”但他没说，咳嗽了一声，很郑重地说道：“梅雨欣同志，我们还有一件事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通过现场勘查，以及尸表检验，周道吾系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但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建议对周道吾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刘副局长说到这里，看见梅雨欣已睁开浸满泪水的双眼，怔怔地望着他，又说了一句，“你兄弟不同意尸体解剖。你是直系亲属，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梅雨欣任凭泪水无声地流淌。听到丈夫不幸的消息后，除了本能地流泪之外，她脑海中一片空白。听到刘副局长的征询意见后，她一时没了主意，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是点头？还是摇头？按理说，丈夫的身体比她要好，又是学医出身的，死的他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她。丈夫什么场合没有经历过呢，怎么会偏偏死在自己老家呢，人死不能复生，不管怎么样，也应该为丈夫找到真正的死因。看着怔怔望着自己的刘副局长，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站在刘副局长身边一直没有做声，并不安地搓着双手的马书记见梅雨欣点头同意了，马上趋前一步，轻声说道：“想和您再商量一下，周总的丧事是在城里办，还是在乡下办？只要您表一个态，一切由我们去操办。”

梅雨欣的泪又忍不住涌出，他真的走了，真的离开我和媛儿、虎儿了，两年前，夫妻俩到华山旅游，在华山极顶，周道吾望了一眼脚下的万丈悬崖，开玩笑地对妻子说：“如果我失足掉了下去，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埋在我爹妈身边。”她一听，不

顾旁边还有很多游人，便用嘴唇堵住他的嘴，含糊地说了一句：“别瞎说，要死我们一同去死。”想不到，现在他真的死了，死在他的老家，而且是在拜谒了他父母的坟墓之后。梅雨欣的思绪又闪回到现实中，她朝马书记点点头，开口说了她醒来后的第二句话：“就在这儿办吧，把他埋在他父母身边。”说着，她的泪水不停地从眼中溢出，哽咽着说，“具体的，你们找道录商量着办。”说完后，她又紧紧地闭上双眼，不再说话，任凭泪水漫流。

马书记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去办”后就走了。马书记等人刚走到乡政府大门口，就碰见德沙市殡仪馆的汽车，司机从驾驶室伸出头问：“师傅，在哪儿拖尸体？”

“拖什么东西？”马书记明知故问。

“永昌公司的周总要我们馆里派车过来的。”

马书记和廖乡长商量了一下，廖乡长掏出三百元钱递给马书记，马书记又将钱递给司机说：“不用麻烦你了，你回去吧！这是油钱。”他见司机还要啰嗦，便把脸一板，吼了一句，“让你走你就走，不要吃不了兜着走。我是这里的党委书记。”司机一听，接过钱，马上倒车，然后一溜烟开走了。

马书记一进办公室就发起了牢骚：“糟透了！糟透了！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出事？”

“马书记，急也急不好了，万幸的是只死一个。其他事都不说了，现在要紧的是如何办理周道吾的丧事，他毕竟是死在我们乡招待所，乡里再怎么穷，也要体体面面地把丧事办好，这样吧，我们几个党委委员分一下工。”廖乡长说完，接着又把工分了一下。

正在马书记等人商量时，进来一个年轻人。马书记等人一看就知道是周道录，因为他与周道吾太像了，只是比周道吾高半个脑袋，长得结实一些。西装革履的周道录一进门就迅速扫视了一下办公室的几位，他没有说话，头向上微翘，给人在外表上和心

理上都造成一种威慑力，几位乡党委委员都盯着他，再又齐刷刷地盯着马书记。马书记知道该由他打破沉默，上一次他与廖乡长到市里去拜见周家店乡籍的几位领导、富商时，早闻知周道吾、周道录兄弟的大名，但他和廖乡长上次去只同周道吾见过面，未与周道录见面。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马书记看了宣传委员一眼，说：“老王，给周总倒茶，上烟！”

周道录摆摆手，扭头朝门口看了看，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手提包，一手端着真空杯走了进来，周道录接过真空杯，旋开，茶水还冒着热气，他轻轻吹了一下，浅浅啜饮了一口，又将真空杯递给站在旁边的女人。这时，宣传委员老王递上一支烟，周道录又摆手，接过女人从提包里拿出来的万宝路香烟，抽出一支，女人适时地已将打燃的火机凑了上去。老王尴尬地缩回手，退到一边默默地坐下。

马书记咽了一下口水，又轻轻咳嗽了一下，他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谦卑地简述了从昨天到今天的情况，末了，他又再三重复那些废话。

周道录在马书记开口说话后才坐下，但他仍是一言不语。待马书记说完，冷场片刻后，他望了望四周，没有发现有烟灰缸，便将烟蒂丢到地上，用脚踩来踩去。马书记他们都有点紧张地望着周道录重复着那踩烟蒂的动作。

“我的哥呢？”周道录的声音中带着哭腔。马书记他们听了，心里一颤，看到抬起头来的周道录已是满脸的泪水。

马书记他们慌了，心里颤颤的，不知该怎么劝周道录。

“你们不用劝我了，人死不能复生，我刚才回了一趟老家。”周道录说到这里，掏出手帕擦了脸上的泪水，转过头对坐在他旁边，端着真空杯的女人说，“小琳，你先去医院看望一下嫂子。我马上就过去。”转过头，周道录又对马书记说，“你们派一个人给小琳带一下路。”

老王领着文小琳走了。周道录见他们走了，才接着往下说：“我在老家问了，我哥和嫂子没在老家用餐，是在你们这儿用的餐，现在他人又死在你们这儿，你们应承担什么责任，我想你们应该是知道的。你们知道，也明白，我哥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的私营企业家，永昌实业集团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家产过亿。他的事业正在如日中天之时，就惨死在你们这儿。你们为什么不能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你们要知道，这会对我嫂子、侄儿、侄女他们、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对周家造成什么损失？”说着，周道录脸上又挂满了泪珠。

“周总，出了这事，我们万分悲痛，你一定要节哀。”廖乡长说着，眼睛也湿润了，“只怪乡政府招待所设施简陋，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您大哥会出事，刚才公安局同志说了，您大哥死于煤气中毒，属意外事故。事已如此，我们乡政府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毕竟您大哥死在我们的招待所，您大哥的死，不仅给您周家造成伤害，同样，对于我们整个乡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乡党委、政府代表周家店乡两万人民向您致歉，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处理好您大哥的后事。”

周道录掏出手帕，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后，又朝廖乡长点点头：“是的，人死不能复生，我对大哥怀有得深的感情，我父母死得早，我的成长全是大哥一手栽培，现在大哥在他英雄之年就去了，的确让我承受不了。你们上次到市里去，我大哥说过，要给乡里办几件实事，我也是同意的，要知道，我们在湘西石门就捐资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昨天清早，大哥临行前跟我通了口气，一是回家给父母扫墓，二是与乡政府协商办厂和建校的事。你们放心，不管你们谈得怎么样，我都会完成大哥没有完成的事业。厂子照样建，学校照样修。”

“谢谢！谢谢！周总不愧是干大事业的人。”马书记不知该激动，还是该悲伤，让人感到冷峻的周道录，此时已变得这么的和

蔼可亲。

周道录抬手看了一下手表，嘀咕了一句：“该来了呀。”

“谁呀？”马书记问道。

“殡仪馆的。”

“来了，我们让他回去了！”马书记见周道录的脸色一瞬间又变得冷峻起来，忙解释道，“你嫂子想土葬，把你大哥埋在父母坟边，让他长守父母。”

周道录没有再说什么，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又抬手看了一下手表，然后挥挥手说：“去医院吧！”

周道吾的葬礼办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很是体面，周家店乡的乡亲及附近乡镇的乡亲都赶来看热闹，将乡政府围得水泄不通。筵席摆了一批又一批，鞭炮震天价响，硝土味弥漫了半个天空。吹鼓手、唢呐等乡里乐队和城里的洋号洋鼓轮流上场，闹得不亦乐乎；晚上电影、录像各行其道，一场接一场。“啧啧，我们这里从没这般光景呀。”一位八十岁的老太拄着拐杖，踏在铺了厚厚一层鞭炮末的土地上咧着露风的嘴说。

“是呀，谁又能与周家比哩！这周总家产可不得了，他的公司占地就有我们整个乡大呀，他赚的花花票子一百元一张一百元一张地铺在地上，恐怕要绕地球几个圈哟。”一位读了点书的妇女对着老太太撇了下嘴后说道。

出葬那天，举着花圈、祭幛人流队伍绵延了数公里，天空阴惨惨的，绵绵细雨一直下个不停。

梅雨欣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她由两位小姐搀扶着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后面紧跟着捧着周道吾遗像的一双儿女。

出殡人散，一切复归平静。周道录等人已返回市里，憔悴不堪的梅雨欣带着女儿周事媛、周事虎在周家老屋里又住了两天。临走的那天清早，她将头天从山上采摘的杜鹃花放在丈夫的新坟前，跪着、爬着，一枝一枝地将丈夫的坟头插满。一阵风吹来，